



临水而居

□ 蔡竹筠

临泽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是一个引人向往的地方。

大沙河

班车经过临泽县城，要沿着一条河走一段，这条河叫大沙河。县城所在的镇，叫沙河镇。

我眼里的大沙河是平静的，清澈的河水潺潺流着，如果蹲在河岸边，应该能看到水中游鱼，皆若空游无所依；伸手捞一把河底的细沙，干净得让人不忍释手。我见过气吞万里的大江大河，猛浪若奔，汹涌澎湃。大沙河则不然，它的流水是缓慢的，好像流连这里的好风光，有点意犹未尽的踟蹰；它是温顺的，让人亲近，让人依偎。这样的河流，两岸应该是平畴沃野，桃红柳绿，瓜棚豆篱，小桥流水，雾气和炊烟缭绕，升腾着可亲的人间烟火。

这一段河，近些年，被打扮得很漂亮，堤岸用砖石铺砌过，整饬而不刻意。岸边的榆柳，连绵而不茂密，大小高低相间，错落中有风致，宛然能入诗入画。

鸭暖

临泽给我的诗意，是一点一点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张掖师专上学时，同班有个同学，来自临泽。

一次，他回家时带来又水又甜的梨。我们一边大块朵颐，一边赞不绝口。同学不失时机地为他们家乡的梨作了个小小的宣传，他说：“我们临泽鸭暖的梨，是很出名的。”我这才知道，他们家乡那个镇子，名叫鸭暖。乍一听这个名字，我脑海里不由得想到苏轼的那句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鸭暖，让人首先想到的是水。那么应该有一条河，河是什么河呢？是从县城流过大沙河吗？一个地方一有水，便无可置疑地绿意葱茏。

鸭暖，自然还得想到鸭。鸭子在水中游，是很诗意的。在水中，鸭子跟鹅比起来，毫不逊色，它们白毛浮绿水，鸭掌拨清波，优哉游哉，游弋嬉戏，在水面划出一圈圈涟漪。

岸边的住户人家，他们向水而居，房前屋后，桃李掩映。门前梨树下，两个村童躺在乘凉的石板上，午睡还没有醒来，他俩身边，是吃剩的半个梨，梨上被咬了几口的地方，汪着一汪甜甜的汗水。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穿着一件水红衫子，从一座篱门走出，她白藕一样的臂弯里，挽着一只竹篮。午后的阳光下，她的红衫子显得分外艳丽。她踏上岸边一只舢板，桨声欸乃，向水中央一处茅丛划去，不一刻，她划回来，她的竹篮里是几颗白白亮亮的鸭蛋。

后来，我知道，鸭暖还有两个村子，一个叫大鸭，一个叫小鸭。

板桥

张掖市区开往高台的班车，经过临泽县城时，要在临泽汽车站停车。一次，天气炎热，口渴难耐，我下车去买瓶水解渴。进了候车室，听到另一辆班车的司机揽客，大声喊叫：“板桥，板桥，走板桥的上车了。”一开始我没听明白，他喊叫的是哪两个字？看他招呼上两个客人，去上他那辆车的时候，我看到他停车位前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板桥。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板桥，又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板桥让我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水。板桥的水，应该是小溪，跟大沙河的水，跟鸭暖的水，应该不同。板桥只有搭在小溪上，才是最和谐的，最富有诗意的。这应该是一条十来步就能跨过的小溪，水不深，但一年四季流水不断。它像一条飘带，蜿蜒从村庄前面流过，村庄看起来像被它搂在了怀抱中。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座桥。这座桥是村里几个最好的木匠联手造的。桥并不精巧，但坚固耐用。几十年过去，做桥墩的木头上面虽然长满了苔藓，但没有一点腐朽的样子。平铺在桥面上的板子，一年四季

人来车往，免不了有断裂，但能及时得到修补。桥面两边的栏杆，虽被骄阳晒得裂了缝，但没有松动倾斜，端端正正地挺立着，呵护着过往的行人车辆。就在这座桥头，上演过一幕幕送别，和久别归来的迎接。

丹霞

丹霞名声大起的时候，一个同学从深圳过来，说要去看看丹霞。我陪他去看。

丹霞在倪家营镇南台村。我们去的时候是秋天，一个雨过天晴的早晨。倪家营的诗情和画意全在丹霞。

丹霞是诗！它既有李白《蜀道难》中蜀山的瑰丽，又有《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天姥山的绚烂。丹霞是自然界勃发的诗情，是天地间奇绝的山水诗。

丹霞是画！它不是轻描淡写的写意画，也不是纤毫毕现的工笔画，它写意中有工笔，工笔中有写意，是最写意的工笔，最工笔的写意。丹霞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山水画。

丹霞是歌！是五音繁汇的狂想曲。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丹霞是舞！是七彩缤纷的霓裳舞。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临泽的诗意，何止这些，一山一水，一村一寨，无不诗意盎然。

静仁羊台山

□ 蒋静

深秋，白露开始凝霜。极目之处，天蓝，山蓝，水蓝，仿佛连南飞的雁阵都扇动着灰蓝的翅膀。放眼望去，湛蓝的天空下，黄褐色的羊台山巅平坦宽敞，缭绕着淡蓝的雾岚，宛若一座时光中的古战场。山上高耸的烽燧，仿佛是一位将军，正专注地指挥着山下的激烈战斗。秋风瑟瑟，浮沙漫漫。空旷的光影交叠着，恍惚中我仿佛看到了旌旗猎猎、战马嘶鸣、短兵相接的战争场景，耳边的风里也瞬间灌满锣鼓画角的变响声。于是赶紧闭上了眼，深吸一口气，把思绪捋平。再睁开眼来，风云已息，羊台山一个饱经沧桑的哲人，平静地与我晤对。

山不是很高。山体上，一条曲折的小路，从山脚蜿蜒爬至山顶。颗粒状的黏土，在脚底骨碌碌地滚动着，我不得不紧踩前人留下的脚印窝，手脚并用，气喘吁吁而上。所幸有偶尔的平旷台地，静默在小路的拐角处。这里，骆驼刺还没有老去，坚挺的身姿上，米白色的小花在阳光的朗照中频频向路人致意。捡一小块水晶状的石头，顺势坐下去，衣襟竟不沾染沙尘。斜斜躺下，松软的沙土立刻包容地接纳了我的躯体。抬眼，白云御风，牵着绸缎般的蓝天，向我轻轻覆盖下来，覆盖下来的还有这一山一人的空旷与静寂。

在平旷的山顶上，风强劲地喘着略带寒意的声音，像极了家乡略显生硬的方言腔调，很亲切。辛弃疾有词：“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袒露在羊台山的眉眼间，这一刻，我既有与山萍水相逢的拘谨，又多了久别重逢的欣喜——冥冥中，这座山，我仿佛来过。

信步往前，到处是纵横交错的沟沟壑壑，一些零星杂乱的耐旱植物散落其间。白的是沙梁，黄的是骆驼刺，紫花草有浅粉色的，也有深紫色的，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野草。这里的植物矮小、多刺。如果从狭隘的美来欣赏，它们算不得好看。但在干旱肆虐的孤山上，依然能生根、开花，这是多

么了不起。

漠风浩荡，天地空阔。倏然间，从山那边飞来一只苍鹰，盘旋着，很快消失于山岚之中。

静仁山顶，清晰地看到脚下的羊台山，黄泥沙岩的躯体上，布满色泽斑斓的彩带。黄红色、黄绿色、蓝灰色、灰白色、浅粉色，无一不充盈着它与烈风霜霰对抗的跌宕与激烈。这些如梦似幻的五彩条纹，弥散了它生命的沉郁与单调，在山体上流动成一幅幅写意画，宛如披在它肩上的壮美霓裳。

面前的羊台山沧桑而卓然，特立而宁静。每一道色彩都泛着生命柔和内敛的光，这让人怎能不着迷、唏嘘？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也融入其间。我明白了：我一路奔赴而来，要的不就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山吗？要的不就是“此山即我，我即此山”的重逢吗？

茫茫荒野，在与山的凝视中，我融入这深远的蓝天，融入山水画壁般的丹霞地貌间。听虫子和鸟鸣，看风滚草与碱蓬米粒般的花蓬勃而又动人。羊群，骆驼，蓝天，旷野……一切都在光与影的叠加中显得清明而又丰盛，平和而又澄净。

秋分时刻

□ 胡全旺

一段时光，被遗忘或怀念遗忘，腾出更多的空间让新的元素全部入驻怀念，正视一段历史以防缺憾在新的事物出现在此，秋风要逐渐沉默冬天的每一根神经将会敏感季节的情愫，依然如常冷冷暖暖的交替，令时光感知在这生命的隧道中，默契成为主题

泾河秋日

□ 石世明

雨水一多，泾河就粗犷起来当地路过陇东时南疆给她一个好消息北疆给她一个好消息泾河知足她放下了顾虑奔跑加速她有说有唱的样子大像道情了此刻，我能想到的最妥当的表白方式是有一把唢呐，站在高处为她伴奏，为她壮行

行走的苹果

□ 申万仓

秋末。一个沾满露水的早晨逆光而行。风停止奔跑。眼睛不敢偷看太阳的注视苹果红着脸从树叶背后闪出齐刷刷向土地致敬感恩。此刻苹果与阳光的秘密暴露。转身前往车站。追赶梦与机会向花开的地方走



百花

第 3276 期

西部

〔版画〕

李传康 作

哨兵梁之美

□ 刘志洲

观光瞭望塔。登高远眺，延绵的天际，云海翻涌，浩瀚无际；峰峦叠翠，云雾缥缈，宛如仙境。方圆几里范围内的景色尽收眼底，起伏的山峰被高高低低的森林覆盖，山谷中聚集着一片片白云，林海与云海互相交织。群山在云海之间时隐时现，远望如一个个小岛隐没在波涛滚滚的白浪之中。近看云雾，似乎和眼前的空气一样静止不动；而远观就大不一样了，洁白如雪，像一匹脱缰的白马，撒着欢儿奔跑。轻轻闭上眼睛，将自己置身于这缥缈的境地，陶醉于奇妙的杨树、松树、桦树、槐树、榆树和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树木，仿佛与天地浑然一体，自己就是某个山顶的一棵树木，从种子落地就开始顽强地生长，以子午岭为家，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变迁和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此时此刻，表面的寂静掩藏不住原本就在涌动的一些东西，包括飞奔的云雾、从大地深处涌起的湿气、穿过树叶的簌簌风声、行人脚步声等，

这些都在冲击着正在沉睡的远山和依偎着山的怀抱而熟睡的生灵。

早就听说哨兵梁的日出壮观。这次在耀眼的光芒中终于眼见为实，层层叠叠由云雾构筑的墙不断反复向远方递进，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明亮的火红也在云层中传递、渲染开来，天空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候初升骄阳的到来。我屏住呼吸，满心满眼都在面前的天幕之中，急迫想看到绚烂的日出和霞光满天的景象。一轮赤日积蓄力量，挣脱所有束缚，冉冉升起之时，跃出地平线在半透明的云墙里呈现出圆满的身姿。那停留在半空中的云由于照射角度不同，已率先镀上橘黄色的外衣，时不时地变换着层次和颜色。这里的日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壮观，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姿态，为大地、蓝天和白云涂抹上火红的颜色。

子午岭深处，哨兵梁的美，美在林海，美在日出，美在碧绿，美在长空……

土地生金的村庄

□ 郎佐民

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故乡。我的故乡在岷县北部一个名叫出扎的村庄，东临漳县金钟镇，土地肥沃、草木繁茂、牛羊满山；北靠卓尼县藏巴哇镇，山川绵延、地域辽阔、奶油飘香；与出扎村相邻的扎那、古庄、大哈、珠冶、葩地，都是中药材岷归的产区。

村庄与村庄间三五里之遥，每村三四十户或五六十户的人家。有的相隔一座山梁，有的沿沟道依山而居。人们不是沿着沟道走宽敞的水泥大道，就是攀山爬坡走乡间村路。年头时节，赶庙会、访朋友，联姻结亲，往来不断。生活瓷实，心里踏实。

多样的地理地貌和四时物候的变换，让这里的每一个季节都充满了美丽与精彩。春天，人们在田间耕种，扶犁翻土，播上麦子、大豆、洋芋、油菜，种上当归、党参、黄芪，山川气象万千。夏天，大地披绿，万物葳蕤，人们除草、施肥、松土，田野里生机勃勃。秋天，缀满枝条的果实露着红红的小脸，大地慷慨无私地回报着辛勤的劳动者。村庄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暖阳下，庭院里，欢声笑语，中药材堆积如山。拾、捡、晒、捆、扎、装，采挖加工环节复杂繁多，每一株药材都需在双手间过上许多遍，才能完成华丽蜕变，但人们心里暖烘烘的，享受着硕果满家的好收成和劳动带来的快乐与甘甜。

秋风飒飒，秋阳杲杲。山峦此起彼伏，斑斓多姿，一座比一座高。村庄星罗棋布，青瓦白墙，静恬恬卧沟底。田地重重堆叠，如碟似盆。齐腰深的蚕豆沐浴着轻风的爱抚，硕大的叶片在风里摇曳生姿。当归枝叶繁茂，仿佛将整个秋天的气息都浓缩在茎叶之间，呈现出阳光的亮色，弥漫着淡淡药香。看着面前热烈的景象，不禁感叹耕读传家的人们把“秋”唤作“金秋”的深刻寓意！

土地有陡有平，有大有小，且如村民们的孩子一样，也是有名有姓的。簸箕地、碌碁地、瓶子地、弯牙儿地等，好记不忘又贴切形象。这块地适宜栽种中药材，那片地种植五谷杂粮能保收，智慧与坚韧的人们和土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打交道，对土地的脾性自然是了如指掌。

秋天的丰饶饱满蕴藏于每一株野蔬之中。有的庄稼已经成熟收割，有的却还在灿灿开花，有的在暗自扎根长大，有的才吐出嫩嫩新芽。丰年好景，万物枝枝锦绣，尽情展示着自己温

婉恬淡、成熟独特的光芒。辛勤的汗水化作幸福的音符，丰收的喜悦触手可及。面前这些次第铺展生长的植物，让我沉浸在一种久违的感动之中，心里充盈着温暖与希望。尘封的记忆里，那熟悉又亲切的感觉叫人永远有着读不完的情节。

秋风劲，叶始黄，蔬果香，情长长。我知道，土地最丰饶，大自然最多情，它刻意安排，用一双巧手，把众多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中草药，妥妥帖帖安排在这里生长。黄芩、防风、柴胡、丹参、秦艽、车前草……黄芩开着一排小紫花，俊俏的样子着实可爱。小心摘下一朵小花，随手放在嘴里吮吸，一丝甜味弥漫了味蕾。红芪的茎秆嫩嫩的，扬着长长的穗子，随手折一节来，放在嘴里咀嚼，口齿留香。最难以忘怀的是沙参，崖畔间，那一串串淡蓝的铃铛花惹人怜爱，多少年后依旧清脆地摇响在我的梦境里。

天空澄澈明净，湛蓝如宝石，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悠闲的白云棉花样飘浮着，田埂上金黄的野菊花多情地笑着。土地上丰腴饱满、激情澎湃的生命，是对父老乡亲起早贪黑勤耕细耘的馈赠和回报，它在充满诗意的田野上，让人们精心编织的多彩梦想灿然盛放。

岁稔年丰，药乡如画，草木有情，土地生金，烟火人间，和美乡村画卷正在这里铺展，幸福图景继续书写和延续……

